



台湾独蒜兰-浙江临安



赤腹松鼠-浙江杭州



周佳俊在野外拍摄

此间万物有生灵

【文/董群力 图/受访者提供】

小时候，最爱看的节目是《动物世界》，伴随着旁白富有磁性的声音，电视的那一头就好像是一个平行世界，动物的繁衍、生长、离家、迁徙，有着自己的铁则，人类只能窥探记录，却不能干涉打扰。周佳俊，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。从18岁，独自一人踏上云南寻找滇南疣螈的旅途，如今算来，已近十年。十年来的时光，爬过不少山，涉过不少水，连辛苦受伤都成为习惯，却只为探寻到那些原生态的山河湖海间，奇妙而美丽的生灵。

不走寻常路

联系到周佳俊的那一天，他说在山中，正在做“本底调查”，而此次调查的目的，是为了在建自然保护区之前，清楚了解这一地区的生物状况。本底调查被分为鱼类调查和兽类调查两部分，兽类调查主要依靠红外线相机，通过感应动物的体温，从而拍下动物活动的照片。设置红外线相机，则颇费一番功夫，野猪、猕猴、豹猫，无论是何种动物，只要经过，便会留下痕迹，这痕迹可以是脚印，可以是粪便，动物痕迹越多，意味着能见到动物的概率更高，在此处设下红外线摄像机，才更容易拍摄到动物真实的面貌。可是动物天性畏人，想要在平日人行的坦途中，寻找到动物的踪迹，只能是无用功。动物的痕迹，还要到动物的世界中去找寻。于是，周佳俊一行人，便跟随着熟悉当地山林环境的护卫员，钻入深山丛林中，寻找大型兽类的踪迹。山路崎岖，已是可以预见到的困难，然而最难熬的，恐怕还是昆虫的叮咬：“山路难走已经是小事，在山中碰见最多的是蚂蝗，我们不少队员都被蚂蝗叮咬了，血流不止，景象非常可怕。而且，我们进山通常是在夏季，还会碰见马蜂、胡蜂，我们基本上每个人都被蛰了。但是没有办法，野兽们也怕人，不会走寻常路，我们也只好不走寻常路。”

最初走上野外探寻生物道路的初衷，倒是再寻常不过了。虽然自小亦是生活在城市中，但是过去的城市与如今的城市，仍旧有着大大的不同。有些城市的周边，仍有大片大片的农田，农人还在农田上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农田一旁，还有鱼塘。稍长一些的人，口中的童年与如今孩童的志趣截然不同。夏天上树捕蝉，用纸剪成蝴蝶的形状，通过线绑在一根木枝上，一边跑，风吹起纸片，有时连蝴蝶都辨不清

真假，跟在孩子的身后翩翩起舞。对那时的孩子来说，自然的野趣是天然的游乐场。“我小时候住的地方，每年发洪水时，就会有鱼虾冲到家门口和自己家的院子里，我经常在自家的院子里抓鱼。”不知是否因此，世间的生灵虽然万千，但周佳俊却更偏爱鱼类和两栖类。虽然喜爱生物，小时候的宠物是鱼，不过如今周佳俊却很少养宠物，因为要走更远的路，见识更多自然的物种。

不走寻常路，似乎已经成为了周佳俊野外生物探寻的日常。山路不经开发，泥泞潮湿，且不论步行不易，寸步难行，即便是开车，也可能陷入意想不到的麻烦中，最危险的一次，大概是在去往拍摄川南疣螈的路上。川南疣螈生活的山区，用周佳俊的话来说，是一片“穷山恶水”，只有山路，山路的一侧是树木。最初是与友人开车前往，不料车却在半路抛了锚，陷入山路一侧的树木丛中，此时从树丛中望出去，才知道树木之外便是悬崖。想要继续向上走，车却不论如何发动不起来，想要下山，另一侧却是悬崖，这上不去又下不来的景象维持了许久，才遇见正巧路过此处的当地彝族人，合力之下，终于将汽车从悬崖边抬了上来。幸而最终，虽然有惊，但却无险，还如愿拍摄到了蝾螈在水下配对的照片。这样的小插曲，周佳俊经历了不少。野外生物探寻，往往在夏季，浙江临海，更易遭极

端天气，有时遇上台风，原定的道路因塌方而堵塞，此时就不得不重新寻找一条难走而未知的新路。这时不仅要敢于不走寻常路，还要敢于另辟新径，需要有非凡的胆量。

被问及最初去野外是否会害怕时，周佳俊只是笑称自己的神经比较大条，去野外不太会害怕。较早的探寻经历，还要追溯到2007年，18岁，高中刚毕业，契机则是从网络上看见的一张蝾螈照片，而见到的第一眼，周佳俊便判断，照片上的蝾螈是从未被发表过的新物种。于是，正在四川成都进行毕业旅行的周佳俊，独自一人从成都坐火车前往昆明，又在昆明转了大巴，几经周转，才终于到达了云南个旧市，据说，照片上的蝾螈曾在此出没，可是谁都没有把握，这次的旅程会不会有一个完满的结果。到达个旧市后，周佳俊便拿着网上的蝾螈照片，四下打听，有人提供线索，说个旧市的城边有一座山，那座山离城区大约是三四公里，在那座山上见过类似图片上的蝾螈。找到线索后，很是兴奋的周佳俊，当日晚上，便只身从宾馆出发，爬上了那座据说看见了蝾螈的山。“那时候胆子很大，什么都不去想，好在一路上遇见的人，都很热情地帮助了我。更幸运的是，我上了山之后，一下就找到了图片中的蝾螈，而且经过鉴定和研究，这的确是一个新物种。”



长江江豚-江苏南京



斑海豹-山东长岛